



蝓螺仔流浪記（南四縣腔）

在一個禮拜日个臨暗。

在芋園脢有當多隻出世無幾久个細蝓螺仔，其中 1 隻名仔安到阿忠，阿忠利用這臨暗个涼風同兄弟姊妹來散步。

每一儕就揸等自家个屋下，伸出兩支角，定定仔行，緊行緊唱歌。

毋知世界到底係像永遠恁仔抑係有想毋著个事發生？

也無想恁多，也毋想去想，快樂个笑聲，錫人个歌聲，圍在大家个脢口。

恁堵好就在這個時節，在都市戴个細人仔阿華摺阿玉兩兄妹轉阿婆屋下寮，利用臨暗仔較涼个時節佢兩儕也來到芋園脢寮。

「遽遽來看！遽遽哪！」阿華就大聲喊等。

「麼个東西？喊到恁大聲。」阿玉就應阿華。

阿華講：「你看哪！這位有蝓螺仔哩！」

阿玉講：「1 隻、2 隻、3 隻……有恁多隻。」

阿玉講：「同書項看著个相同哩！看起來盡生趣，」

阿華講：「佢等捉 1 隻歸去好無？」

阿玉講：「做毋得！會分阿爸、阿姆罵。」

阿華講：「哎哉！毋會哪！」

阿玉講：「毋好啦。」

阿華講：「毋怕哪！佢等莫講就好咧。」

就恁呢阿華就無聽阿玉講，順手捉 1 隻蝓螺仔放在手上拿等，好死毋死分阿華捉著个係蝓螺仔阿忠。

蝓螺仔阿忠一下就将頭那一縮入厥个殼裡肚。

阿華同阿玉一儕暢一儕無奈何，兩儕就一路行轉阿婆屋下。

「阿婆！阿婆！阿華頭著捉 1 隻蝓螺仔來搞。」阿玉遽遽同阿婆講。

阿婆講：「阿華！遽遽同蝓螺仔擲忒去。」

阿玉就跔等阿婆講：「係啦！擲忒去。」

阿華講：「好啦！佢再搞一下。」

阿婆講：「等下會分人修理哦！」

阿華盡毋甘願樣仔講：「好啦！」

阿華就走出禾埕外背圳溝脣詐事擲忒樣，同蝓螺仔屏起來，就像完全無事樣仔。

阿華就一路緊跳緊走歸阿婆屋下。

食飽夜，阿華阿玉跔等爺哀愛歸去城市个屋下。

一路車頂項阿華面項無笑容，像屎缸頂个屎蟲樣動來動去。

在暗微矇个光線裡肚，做爺哀个覺著細人係好搞个，無去想恁多。

阿華緊恤這細蝓螺仔愛屏哪跡位正好，還無想好就到屋下也。

驚細蝓螺仔無哪放，又驚分人修理，高不將摺蝓螺仔放在門口。

過也幾十分鐘。

這細蝓螺仔阿忠細細圓身在自家个屋下將頭那伸出，慢慢仔伸出兩支角。

阿忠心肚緊著驚緊愁，這係麼个所在，用食乳个力煞猛趕，想愛尋所在屏起來，命正不會分人收忒。

好在來到幾頭草个底下，暫時歇下來。

一枝草一點露，一個人一種命，無三日好光景，有一日个下晝頭蝓螺仔阿忠看著恁多蟻公衝衝鏟鏟，毋知無閒麼个。

阿忠就問蟻公：「麼个哥啊？相借問一下。」

蟻公阿義：「佢安到阿義，有麼个事咩？」

阿忠：「佢看著你等衝衝鏟鏟，發生麼个事咩？」

阿義：「你毋知哦？過無幾久會落大雨也，佢等愛遽遽徙屋，係無發大水會分水打走，到時節會死無命哦！」

阿忠：「有恁嚴重吓！佢逐日徙屋毋使愁啦。」

阿義：「毋好恁呢講，你還細，有盡多事情你毋知个，做好準備

就做得駛萬年船，愛細義兜哋。」

阿忠：「好啦！阿義哥，佢會細義。」

蟻公阿義一下仔就加入蟻公陣肚，逐隻蟻公生著共樣共形，看毋出哪隻係阿義。

這個時節，阿忠看著天頂慢慢變做烏陰天，無幾久開始曠燼響雷公。

阿忠心肚一恸：「阿姆哀！會驚死人哩，愛遽遽走哦！」

「愛走去哪正好？愛走去哪正好？」阿忠唸等開始愁起來。

阿忠想著該下蟻公陣係跋上樹頂，莫插佢恁多跔等跋上去就係哋。

螭螺仔阿忠心肝緊想遽遽跋上樹頂，無想著自家速度恁慢，又搯等重重个屋下，實在艱辛又衰過，走个速度比毋上雨來个遽。

一下仔，大雨落下來，這下阿忠赴毋掣咧，分雨水緊涿。

這細螭螺仔阿忠盡煞猛走，毋過雨落忒大哋，無法度之下將兩支角同頭那縮入屋下，也就係螭螺殼裡肚。

雨像一時無辦法停下來樣仔，落哋幾點鐘過後，對細螭螺仔阿忠來講就係發大水。

螭螺仔阿忠跔等大水漂漂滂滂，分大水打走。

雨停哋，水也退哋，等到第2日日頭曬尸肱，阿忠正慢慢伸出頭那探一下外背个世界，看一下又縮入自家个屋下。

阿忠再慢慢伸出頭那並兩支角，看一下叮嚙圓个世界，心肚盡暢大聲喊出：

「佢無死！佢無死！」

「阿彌陀佛哦！佢無死，佢還在。」

人講大難無死必有後福，螭螺仔阿忠這下在人个細菜園裡肚。

阿忠氣杳杳仔講：「這下肚飢哋，尋食過要緊。」

看著嫩葉，大口大口食落去。

阿忠氣湧湧講：「盡久無恁呢食，這有恁多東西做得食，佢愛在這戴下來。」

食飽咁就在菜底下睡一日養足精神。

第 2 日，日頭出來咁，阿忠跣床伸一下腰心想：「這毋知哪位？尋看有熟識个無。」

恬恬行，定定行，看著菜蟲在該食菜葉，就大聲喊菜蟲：「麼个姊啊？這係麼个所在，有看著其他个螭螺仔無？」

著等一身青色衫褲个菜蟲就講：「佢係阿清妹，這係人个細菜園，這主人三不二時會來巡菜園，愛細義喲！」

阿忠：「你攞毋會驚呢？」

阿清妹：「佢斯著等青青个衫褲，這係保護自家个，分人看毋出來正毋會危險。」

阿清妹續等講：「你在這無保護色盡危險，好心同你講愛遽遽離開正著。」

阿忠：「佢會細義，承蒙你。」

阿清妹：「毋使細義啦！自家愛顧好自家正係正經个。」

阿忠：「昨暗晡食忒飽咧，想愛去屙一下屎。盡壞勢，佢先行。」

阿清妹：「愛細義囉。」

阿忠：「好啦！有閒正來寮。」

到咁臨暗頭个時節。

菜園主人又來巡菜園，看著辛辛苦苦種个菜分兩涿到毋成樣，又分蟲食，心肚譴到會死，也蓋闕，想愛捉菜蟲，嘎看著螭螺仔阿忠頭到屙个屎，心想這菜定著係分螭螺仔食忒，一下仔阿忠就分菜園主人順手一拈又一擢，阿忠就飛到圳溝肚。

人講屋漏偏逢連夜雨，禍不單行，這阿忠又分水打走。

有一擺分水打走个經驗，螭螺仔阿忠這擺曉得愛仰般保護自家。阿忠跣等圳溝水一路分水打走，心肚想這擺毋知又愛分水打走，打到哪位去。

「阿姆哀！大……海？」阿忠心肝肚一著驚，想這擺係去大海定著會死無命。

阿忠嘴上緊唸：「佢仰會恁衰過，從細離開爺哀並兄弟姊妹，這下人又毋知分水打走到哪位？」

一下推著石頭，一下分水哽著，愛仰般正好。

這個時節堵好卡在樹枝上，蝓螺仔阿忠一直想愛利用這個機會跋跣起來。

盡打爽水忒急，阿忠一直無機會跋跣起來。

阿忠對自家講：「機會係分準備好個人，先保持體力等待機會。」

一方面歇睏，一方面尋機會。

天無絕人之路，機會來也。

「遽遽伸出來。」阿忠出地食乳个力，尋好角度。

阿忠大聲喊出：「咿著咻！」

結果嘎來橫下來。

這個時節一隻鳥仔飛來歇在樹枝上。

樹枝一沉下去，蝓螺仔阿忠又分水打走，跣等圳溝水去旅行。

一個細倅仔在圳溝脣釣蛤蟆看著頭前跣水流下來一隻蝓螺仔。就順手用撈紕撈起來。

細倅仔一看，就講：「這蝓螺仔死忒咧！」

拿起來看一下就遠遠一擲，擲在一大坵个菜園肚。

惹人有惹福，這係一大坵个有機菜園，無噴農藥个所在。

經過水打走一站時間个阿忠。

身體開始無鬆爽，開始喊出个細細聲。

「救人哦！救……」阿忠就昏忒。

一陣蟻公行兼來看。

「你等看哪！這有一隻死蝓螺仔。」其中有一隻蟻公就講。

蟻公阿義：「分佢看一下，還無死啦，係發病昏忒也。」

蟻公阿義：「你等大家去用摘一息藥草來。」

歸陣蟻公走去咬藥草，一儕咬一息藥草來分阿忠食。

歸陣蟻公圍在阿忠脣口，你一句僱一句講無停。

其中一隻蟻公大聲講：「頭那伸出來吔。」

阿忠分蟻公大聲一喊又看著恁多蟻公遽遽將頭那縮入殼裡肚。

阿忠心肚想：「這擺死無命吔！無知會分蟻公食忒無？」

蟻公阿義：「唉！這隻螭螺敢係阿忠，火燒豬頭～熟面熟面。」

蟻公阿義：「你係阿忠咩？僱係蟻公阿義啦。」

阿忠：「阿義？阿義……」

蟻公阿義：「係啦，僱係阿義啦。」

阿忠：「阿義……」一喊出目汁緊踉踉跌，像看著親人樣仔。

蟻公阿義：「僱等係一面之緣，毋使愁，這下無事吔。」

阿忠：「僱覺著這擺會死無命吔。」

阿義：「毋會啦，毋使愁，僱等會同你搵手。」

阿忠：「承蒙大家个搵手，感謝大家。」

阿義：「毋使客氣，莫講恁多話，分圓身歇睏一下。」

阿義：「你還後生看起來若身體盡紮，應該無問題。」

阿忠：「承蒙大家，恁仔細，多謝。」

這個時節蟻公做一下共下拍手分螭螺仔阿忠鼓勵。

阿忠也得著大家个照顧。

一站日仔過去吔，阿忠也想愛離開去尋自家个同類。

阿忠心肚一直毋盼得同大家分開，也無奈何愛同這兜蟻公分開過莊去。

在感謝大家過後，揸等自家重重个屋離開大家去尋自家个同類。

一路趁，一路尋自家个同類，跋過石頭，來到久無整个竹排橋。

阿忠心肚恸：「毋知會跌落去無？」

看著這竹排橋底下个大圳溝，水流恁急，心肝肚就想起前兩擺分水打个情形。

「人三日無打，上屋拆瓦，佢無落水哪會成長？」蜈螺仔阿忠自家對自家講。

這擺蜈螺仔阿忠慢慢轉大人咁，毋像細人仔樣，會有自家个想法同自信。

阿忠開始來行這竹排橋，看起來慢慢行樣，其實已經用最大个力量來行。

行啊行，行到頭前有一隻空，身為蜈螺仔無法度用跳个，看等這隻空恁一下。

阿忠定定仔用圓身盡量伸出去，就差一息仔，阿忠驚跌下去遽遽將圓身縮轉來。

阿忠：「好在，差一息跌落圳溝去。」

阿忠敢一口氣就行較脣口一息，阿忠又一擺定定仔用圓身盡量伸出去。

阿媽哀！正經前世無修，圓身三股一股行過該片，三股一股同屋還在這片，還有三股一股圓身吊在半空中。

這擺阿忠心想正式會死無命，在進退兩難个時節。

阿忠：「為著將來同理想，莫插佢恁多，先拚咁再講。」

「咿著咻。」阿忠用力將後背三股一股个圓身同屋下向前一衝，就恁呢就過去咁，毋過圓身吊半空中。

阿忠斡頭一看：「阿媽哀！這擺係無細義一放就會跌落大圳溝，一定會轉唐山賣鴨卵。」

「做毋得，佢一定愛跋上去。」阿忠咬齧牙齒出力跋上去。

阿忠慢慢仔跋上竹排橋頂。

阿忠敢一口氣講：「實在前世無修，正會堵著困難。」

阿忠行過咁竹排橋來到一大塊个草坪。

「哇！這位恁靚，佢愛在這寮一站仔。」阿忠歡喜看著有一個恁靚个所在。

「暗晡夜就在這睡一覺目。」阿忠自言自語講。

也因為忒瘰吔，阿忠一覺到天光，日頭曬尸肱，肚筍咕嚕咕嚕響，跋跣起來尋東西食。

一日一日過去，日仔也過著異清閒。

有一日下晝頭，草坪頂高有蓋多揚尾仔飛來飛去，試著奇怪就問揚尾仔。

阿忠：「麼个嫂，借問一下，你等對哪來，一下仔來恁多揚尾仔又飛來飛去，感覺蓋奇怪。」

揚尾仔阿雲：「佢係阿雲，佢等揚尾仔有時會共下出來寮。」

阿忠：「阿雲嫂，做麼个愛飛來飛去。」

阿雲：「會落雨吔啊，佢等就會相湊共下出來飛來又飛去。」

阿雲：「你係蟪螺仔行路恁慢，好遽遽去尋一個較高所在屏起來，黏時會落雨。」

阿忠：「你仰會知等一下會落雨呢？」

阿雲：「這係佢等揚尾仔个本事，好遽遽去尋一個較高所在屏起來，係無會赴毋掣。」

阿忠：「好啊！阿雲嫂，感謝你。」

一下仔揚尾仔阿雲嫂就無知飛到哪去吔。

阿忠也聽吔阿雲嫂个建議，尋一個較高所在屏起來

臨暗仔就開始落雨一直到天光，雖然雨無盡大，地泥也盡濕。

雨停吔，阿忠也醒吔。

阿忠目珠一擘金著驚一下。

阿忠：「阿姆哀！地泥下仰會有恁多一尾一尾个蟪公。」

阿忠：「發生麼个事情咩？來看看哪。」

阿忠就盡細義行下去看，看著逐尾蟪公盡緊張也盡愁。

阿忠就問蟪公阿傑：「你好！佢係阿忠啦，發生麼个事情咩？你

等對哪來？仰會有恁多蟻公在這？」

阿傑氣杳杳講：「阿忠你好！佢係阿傑，昨暗晡落咗一暗晡个雨，佢等遽遽爬上來地泥頂。」

阿忠：「原旦你等戴在地泥下，難怪毋識看過恁多蟻公。」

阿傑：「無毋著！佢等生活在地泥底下。」

阿忠：「麼个原因會跋上來。」

阿傑：「這你就毋知，落水過後有兜水會流走，有兜水就會滲入地泥底下，地泥下水氣一飽足，空氣就少，佢等無辦法繼續在地泥底下。」

阿忠：「故所你等就跋上來？」

阿傑故咗一口氣：「無毋著。」

阿忠：「看你還有心事，著無？」

阿傑：「摺你講，離開生活所在跋上來係盡危險个事。」

阿忠：「阿傑！這係仰般講？」

阿傑：「跋上地泥頂會堵著鳥仔、雞仔、鴨仔，會分佢等食忒。」

阿傑再講：「等下水過退咗，日頭一出來，係無遽遽鑽入地泥底下就會分日頭曬死。」

阿忠：「恁衰過！」

阿傑：「這係命啊，逐擺堵著大水同類會死傷盡多。」

阿忠：「無辦法解決咩？」

阿傑：「這係無奈何个事，你自家也愛細義。」

阿忠：「嘎！你遽遽鑽入去地泥底下。」

阿傑：「還言愛正，地泥底下還異濕，等日頭出來一下仔佢就會煞煞鑽入泥。」

阿忠：「仰會恁厲害呢？」

阿傑：「這係老古人言傳下來个生活經驗，阿忠你好遽遽走咗。」

阿忠：「好！嘎佢先行。」

阿傑：「有緣佢等會有機會見面。」

阿忠：「有閒來奈。」

阿傑：「有閒來奈。」

無幾久日頭出來咗，阿傑跔等這兜蟻公慢慢鑽入泥，蝓螺仔阿忠也在這大塊个草埔繼續行。

日仔一日一日過忒。

有一日暗晡頭蝓螺仔阿忠看等天頂个星仔一瞞一瞞，心想哪久正會尋著其他个蝓螺仔。

「咻！」阿忠看著星仔瀉屎，遠遠來祈禱，祈禱分佢尋著其他个蝓螺仔。

一暗晡下來阿忠看著十過擺星仔瀉屎，也祈禱十過擺，希望完成心願。

第 2 日，遠遠來咗一隻細花貓阿華。

阿華看著蝓螺仔阿忠定定仔趲，看起來盡生趣樣仔。

阿華看咗盡久，慢慢用腳動一下阿忠。

阿忠遠遠將頭那同圓身縮入殼裡肚。

細花貓阿華看著越覺著生趣。

阿華：「生趣，生趣，恁好搞哦！」

阿忠：「莫恁呢哪！你這隻壞貓仔。」

細花貓阿華哪知恁樣會嚇著蝓螺仔阿忠。

阿華：「愛看你頭那伸出來又有兩枝角，盡生趣又好搞。」

阿忠：「你這隻孤盲子，遠遠走哪！」

阿華：「你毋出來佢就毋走。」

阿忠：「佢就毋出來看你仰般。」

阿華：「好啊！你毋出來咩。」

阿忠：「佢就係毋出來。」

這個時節，細花貓阿華就用頭前兩隻腳輕輕仔動蝓螺仔阿忠一下。

阿忠斯驚到會死緊出冷汗。

阿華：「好搞哩！像踢腳球樣仔。」

阿忠：「救人哪！麼人來救佢啦。」

阿華：「你係毋出來佢就這等。」

阿忠：「你就慢慢仔等，定定等。」

細花貓阿華就掌等這蝓螺仔阿忠就係毋肯走，時間一久肚筍也枵到咕嚕咕嚕響，緊看阿忠一直毋出來又輕輕仔動蝓螺仔阿忠一下，蝓螺仔阿忠乜係毋出來，細花貓阿華就覺著這蝓螺仔阿忠嘎來驚死忒，動乜毋會動一下。

阿華就在殼孔緊看，看毋著裡肚个阿忠，又較大力一息用腳動蝓螺仔阿忠一下。

阿忠斯一身大汗拚細汗，就係屏在殼肚裡毋出聲。

阿華：「哇！想愛摻你搞一下嘎來消忒去。」

阿華看乜一下阿忠就講：「還打爽。」

阿華心肚恸：「還做得拿來做腳球踢。」

這個時節，阿華腳一擎起想愛踢下去就聽著聲音。

「旺！旺！旺旺旺！」

阿華幹頭一看係土狗阿玉來，擎起个腳定定仔放下來。

阿玉：「你這隻細猴嫲，毋好撩佢。」

阿華：「佢係同佢搞。」

阿玉：「你恁呢會傷著阿忠，毋死嘛半條命，遽遽同阿忠會失禮。」

阿華息把毋甘願樣仔：「好啦！」

阿華：「阿忠！壞勢啦，係佢毋著，毋係詐事个。」

阿華看阿忠也係恬恬無動一下。

「哇！阿忠消忒乜啦。」阿華緊噉緊大聲，就喵喵滾。

阿玉：「阿華莫噉眇乜，阿忠無死，係分你驚著定定。」

阿華：「正經个唷？」

阿玉：「正經个，毋使愁，佢喊分你看。」

阿忠：「阿忠！無事乜，阿華摻你會失禮過乜，做得出來乜。」

蝓螺仔阿忠聽著土狗阿玉个聲，就定定將頭那伸出來。

阿忠氣杳杳講：「你這隻孤盲子害僱差一息無命，你知無？」

阿華：「壞勢啦！僱毋知會傷著你。」

阿玉：「好吔，阿華遽遽好歸去食飯吔，若姆等下尋毋著你會愁。」

阿華：「阿忠！壞勢啦！僱先歸去吔哦。」

阿忠：「無事吔，好遽遽歸。」

細花貓阿華喵一聲就走歸去。

阿忠：「阿玉姊，感謝你。」

阿玉：「毋使客氣，下二擺愛細義。」

阿忠：「僱會啦。」

阿玉：「有麼个打算無？」

阿忠：「僱想去尋僱个同類。」

阿玉：「你愛行到哪久？」

阿忠：「定定仔行一定尋得著。」

阿玉：「恁呢好，僱帶你去別位公園看哪？」

阿忠：「你愛仰般帶？歸圓身就係毛無哪好企。」

阿玉：「用嘴含等就好啊。」

阿忠：「做毋得！做毋得！係分你咬下去抑係吞下去會歸西天。」

阿玉：「你毋記得僱係狗仔，僱係受過訓練个。」

阿忠：「敢好？」

阿玉：「朋友就係愛信任，仰般？」

阿忠：「正經愛哦？」

阿玉：「信任僱哪。」

阿忠：「阿玉姊，恁呢就勞攪你囉。」

蝓螺仔阿忠就將圓身縮入殼肚，土狗阿玉用嘴將蝓螺仔阿忠一含，就開始向另外一個公園走去。阿忠雖然係一方面緊張，一方面也對朋友个信任。

土狗阿玉走咗一駁仔時間，來到另外一個公園，盡細義放下蝓螺仔阿忠。

阿玉：「阿忠！到咗哦。」

蝓螺仔阿忠將頭那並兩支角定定仔伸出來，看一下叮嚙圓。

阿忠：「阿玉姊，感謝若个搵手。」

阿玉：「毋使客氣！朋友正做得做到這，其他愛靠自家。」

阿忠：「俚知咗，有一句話講『使口不如自走』。」

阿玉：「著咗哪！求人不如求自家。話係恁仔講無毋著，毋過愛俚搵手共樣愛講。」

阿忠：「承蒙你，恁仔細，正式感謝若个搵手。」

阿玉：「嘎俚愛先走，俚个主人會尋俚，在外背忒久也會危險。」

阿忠：「愛細義哦！」

阿玉：「阿玉姊，你自家也愛細義，祝你好運。」

就恁呢，土狗阿玉息把毋盼得離開咗蝓螺仔阿忠，伸著阿忠一個人又慢慢行去尋其他个蝓螺仔。

在另外一個所在，有一隻龜仔粗皮伯慢慢行過來，阿忠在這片行過去，兩儕在這相堵頭。你看俚，俚看你，兩儕就縮入自家个殼肚，等無幾久，兩儕將頭那慢慢仔伸出來互相看仔一下，心肚想對方應該無壞意正著，最後龜仔粗皮伯就開始講話。

粗皮伯：「細阿哥仔！毋使驚！俚係來這奈个並無壞意，人人喊俚粗皮伯。」

阿忠息把驚驚就講：「粗皮伯你好，俚係阿忠。」

粗皮伯：「阿忠你好，你仰會走來這？」

阿忠：「講起來膝頭就會出目汁。」

粗皮伯：「定定仔講毋使驚。」

阿忠將發生个事情全部講分粗皮伯聽。

粗皮伯：「還衰過哦！正式前世無修理！」

阿忠聽粗皮伯一講目汁就跌落來。

粗皮伯：「毋使愁，一路上敢毋係也有盡多个朋友摺你搵手咩？」

阿忠：「無毋著，佢盡感謝佢等个搵手。」

阿忠：「粗皮伯！你仰會來這。」

粗皮伯笑一下就應阿忠：「哈！哈！哈！佢係土狗阿玉个主人買來放生个。」

阿忠：「阿玉姊？」

粗皮伯：「就係帶你來這公園个阿玉个主人。」

阿忠：「嘎你在這愛仰般生活？」

粗皮伯：「這公園脣有條圳溝，環境看起來異清淨，生活起來毋使愁，毋過最驚个係人類个污染破壞生活環境。」

粗皮伯：「佢个敵人過少，龜仔也異長壽，人類也較毋會傷害佢等。」

阿忠：「還好哦！」

粗皮伯：「佢帶你來去圳溝脣。」

阿忠：「又愛去圳溝脣？」

粗皮伯：「有佢在，毋使驚，跋上佢个背囊。」

阿忠：「敢好？」

粗皮伯：「愁麼个，最起碼佢行比你過遽。」

阿忠：「粗皮伯你跔下來，佢正做得上。」

粗皮伯：「佢个腳短有跔無跔就共樣，上來哪。」

阿忠：「佢盡出力開始跋也。」

就恁呢，螭螺仔阿忠跋上龜仔粗皮伯个背囊。兩儕向圳溝脣行過去。

阿忠就唱：「一儕一個家，行上又行下，無腳也會趕，世界係天下；朝晨來泡茶，下晝食甘蔗，日日快樂行，天下係屋下。」

粗皮伯：「你唱个係麼个歌呀？」

阿忠：「佢唱个係『螭螺歌』。」

粗皮伯：「『螭螺歌』？有意思！有意思！哈哈……」

阿忠：「好聽無？」

粗皮伯：「盡好聽，盡好聽，哈哈……」

一路上蝓螺仔阿忠同龜仔粗皮伯來到圳溝脣。

粗皮伯：「到咗哦！暗晡夜就在這歇一夜。」

阿忠：「感謝粗皮伯。」

蝓螺仔阿忠在龜仔粗皮伯个背囊定定仔趟下來。

粗皮伯：「暗晡夜就在這歇一夜，相同愛細義，毋好亂走，知無？」

阿忠：「偃知咗，感謝粗皮伯。」

粗皮伯：「圳溝脣有盡多个嫩草、嫩葉，你就在這食夜，偃來去圳溝洗一下身，天光日正來尋你。」

阿忠：「好！」

蝓螺仔阿忠食飽夜在圳溝脣看等外背个世界，也慢慢仔欣賞這暗晡頭个世界，聽蛎仔在該圳溝脣个田坵上唱歌仔、圳溝个流水聲，月光走去雲肚屏，五、六隻火焰蟲在該片一曠一曠飛過來，像攞等燈籠飛上飛下。

阿忠：「火焰蟲！！」

蝓螺仔阿忠一時想著火焰蟲，遠遠將頭那、圓身縮入自家个殼裡肚。

阿忠：「這下愛仰結煞正好，偃个天敵之一火焰蟲來咗。」

蝓螺仔阿忠在殼肚緊嘍緊唸。

阿忠：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遠遠屏起來。」

一暗晡毋敢睡个阿忠，一直到天光，正慢慢仔睡落覺。

粗皮伯：「好跣咗哦！阿忠，日頭睡尸肱還毋跣床！」

阿忠：「麼人哪？粗皮伯咩？」

粗皮伯：「係偃粗皮伯啦！早跣三朝當一工，莫恁懶尸。」

阿忠：「粗皮伯，偃無講你就毋知，昨暗晡……」

粗皮伯：「火焰蟲咩？」

阿忠：「你仰知呢？」

粗皮伯：「佢等係來巡邏个，佢特別交待今暗晡有人客來，愛特別加強巡邏。」

阿忠：「仰無早講呢？害佢驚到會死，歸暗晡無睡，這下盡瘵。」

粗皮伯：「哈哈...盡壞勢。佢看你再睡一下，當晝帶你過圳溝該片。」

阿忠：「乜好。」

時間慢慢來到當晝咧。

粗皮伯：「準備好咗無？好出發咗哦！」

阿忠：「好咗。」

粗皮伯：「跋上佢个背囊，佢揸等你泅水仔過去。」

阿忠：「會跌落圳溝無？跌落水佢斯盡有經驗。」

粗皮伯：「無問題莫緊張，注意吓，愛下水咗哦。」

阿忠：「水息把急呢，有問題無？」

粗皮伯：「有問題乜在水面頂咗。」

阿忠：「圓身濕忒咧。」

粗皮伯：「這毋係過來咗咩？」

阿忠：「感謝你！恁仔細！」

粗皮伯：「對這透直行過去，過咗菜園該片有弓蕉園，應該有若个同類。」

阿忠：「承蒙你，佢會細義，有閒正來寮。」

粗皮伯：「有閒正來寮。佢係唱『一儕一個家，行上又行下.....』就會想著你哦！」

阿忠：「佢乜會想著你，有閒正來寮。」

蝓螺仔阿忠離開粗皮伯後，慢慢仔行到菜園。

阿忠心肚想：「這仰會無半息草呢？」

蝓螺仔阿忠跋上花菜尋菜蟲問看哪。

阿忠：「奇怪，仰會無半隻菜蟲？」

阿忠：「偃个腳仰會恁癢呢？」

揚蝶仔阿桂妹飛過來，蝓螺仔阿忠遽遽喊阿桂妹。

阿忠：「阿桂妹！阿桂妹！」

阿桂妹：「阿忠你仰走來這呢？這位盡危險哦！」

阿忠：「仰般講呢？」

阿桂妹：「這坵菜園揸盡多藥仔，草死淨淨，這兜蟲仔死个死、走个走。」

阿忠：「故所無人來這片？」

阿桂妹：「無毋著，愛行轉過該片過安全。」

阿忠：「這下愛仰般正好？」

阿桂妹：「你在這等偃，偃去請粗皮伯來搵手。」

阿忠：「麻煩你，阿桂妹！」

阿桂妹：「毋好亂走偃一下仔就轉來。」

揚蝶仔阿桂妹飛去圳溝脣，請龜仔粗皮伯過來搵手。

阿桂妹：「粗皮伯！粗皮伯！」

粗皮伯：「桂妹！今晡日仰有閒呢？」

阿桂妹將堵著蝓螺仔阿忠个事同粗皮伯講。

粗皮伯：「這隻猴仔仰走該片去呢！」

阿桂妹：「粗皮伯！拜託你去救佢，係無阿忠會死無命。」

粗皮伯：「阿桂妹！你先飛去阿忠該片，偃這下就遽遽去。」

阿桂妹：「好！粗皮伯！你也愛細義。」

粗皮伯：「毋使愁！偃个皮過貴，過耐當。」

阿桂妹：「相同愛細義，偃先飛過去。」

揚蝶仔阿桂妹飛走後，龜仔粗皮伯也一步一步走去菜園該片。

阿桂妹：「阿忠！粗皮伯來也，好下來也。」

粗皮伯：「時代無共樣也！幾十年前生態還盡好，這下全變也。」

阿忠：「偃个腳仰會恁癢呢？」

粗皮伯：「你這隻猴牯，若个腳有搵著農藥咗，遽遽上來佢背囊項，佢搵你過去該片。」

阿桂妹：「粗皮伯！佢來帶路。」

粗皮伯：「你飛過高看咗著過遠，就由你來帶路。」

這恁仔 3 儕就去該片菜園。

阿桂妹：「粗皮伯！阿忠！到咗哦！這位係有機菜園，有盡多个昆蟲。」

粗皮伯：「阿忠！你有問題無？」

阿桂妹：「粗皮伯！阿忠蓋像發燒哩！」

粗皮伯：「阿桂妹！你去請糖蜂仔摘一息草藥來。」

阿桂妹：「好！」

揚蝶仔阿桂妹飛過歸隻菜園，尋無半隻糖蜂仔。

阿桂妹心肚就想：「奇怪？糖蜂仔全部走去哪呢？」

阿桂妹大聲喊：「阿相！阿相！」

揚蝶仔阿桂妹尋無半隻糖蜂仔，開始愁起來。

阿桂妹大聲喊：「阿城！阿城！阿相！阿相！」

山牛牯阿昌：「躉躉躉，豬肉煲米醬。」

阿桂妹：「阿昌！仰無看著糖蜂仔阿城膠阿相佢等呢？」

阿昌：「你仰恁躉啊！今晡日佢等徙竇，全部去保護蜂王咗。」

阿桂妹：「仰結煞正好？阿忠發燒，粗皮伯講愛請佢等去摘藥仔。」

阿昌：「嘎佢來去摘好咗。」

阿桂妹：「你敢曉得摘麼个藥草？」

阿昌：「佢會先去問花姑仔。」

阿桂妹：「拜託你哦！」

阿昌：「無問題啦！粗皮伯在哪位？」

阿桂妹：「佢等在吊菜仔同角菜中央，拜託你哦！」

阿昌：「 俚知吔，你先過去！黏時就好。」

阿桂妹：「 遽遽哦！」

過吔一下時間，阿昌帶等草藥過來。

阿昌：「 粗皮伯！蝓螺仔阿忠有好勢無？」

粗皮伯：「 看起來異嚴重。」

阿桂妹：「 仰會恁樣？」

粗皮伯：「 阿忠个圓身吸收忒多个農藥，毋使愁啦！看起來成禮拜就好。」

阿桂妹：「 俚來去喊大家輪流照顧。」

1 禮拜過忒吔，蝓螺仔阿忠慢慢醒過來，頭那定定伸出來。

阿桂妹：「 醒吔！阿忠醒吔。」

粗皮伯：「 阿忠好在你醒吔，大家在這愁到會死！這下無事情吔。」

阿忠：「 發生麼个事情？」

龜仔粗皮伯將這站時間个事，講分蝓螺仔阿忠知。

阿忠：「 俚昏忒這站仔，承蒙大家个照顧。」

阿昌：「 俚山牛牯阿昌會在這叮嚀圓巡邏，你這下身仔養好來。」

阿桂妹：「 係啦！這跡位係有機菜園，空氣好，也無農藥，環境盡好。」

粗皮伯：「 阿忠你在這養身仔，大家好去食晝吔，食飽吔輪流照顧蝓螺仔阿忠，其他个好歸去歇睏。」

大家：「 好！阿忠愛保重哦！」

阿忠：「 俚會啦，承蒙大家。」

幾日過後……

蝓螺阿忠身仔恢復後，就向大家辭行，繼續愛向前行。

阿忠就唱：「 一儕一個家，行上又行下，無腳也會趔，世界係天下；朝晨來泡茶，下晝食甘蔗，日日快樂行，天下係屋下。」

來到半路上，花姑仔阿麗就過來。

阿麗：「阿忠！佢前幾日有看著若个同類蝓螺仔哩。」

阿忠：「正經个！在哪呀？遽遽同佢講。」

阿麗：「佢前幾日在豬菜園該片有看著，毋過毋知還有在該無？」

阿忠：「嘎佢遽遽過去尋看哪。」

阿麗：「佢生著同你息把無共樣，佢有問佢，佢安著阿英妹。」

阿忠：「阿英妹仰般同佢生著無共樣？」

阿麗：「搯等个屋仔時同你相同，生來圓身係白色个。」

阿忠：「嘎佢愛遽遽去豬菜園尋看哪。」

阿麗：「嘎遽遽去。」

蝓螺仔阿忠心肚盡暢，一直想愛尋著花姑仔阿麗所講个圓身白白个蝓螺仔，來到豬菜園一看恁闊，愛哪尋。

阿忠：「阿英妹！阿英妹！」

蝓螺仔阿忠一路喊等阿英妹个名仔，日頭也漸漸落山也，幾日過後一直尋毋著，有一日蝓螺仔阿忠癩也地在豬菜園歇暍，來也一尾蛇哥名仔安到阿宏个膨脰蛇。

阿忠：「阿母哀！！」

蝓螺仔阿忠看著膨脰蛇阿宏，遽遽將圓身縮入殼肚，一動也毋敢動。

阿宏：「出來哪，哈哈……出來分佢阿宏食。」

阿忠：「阿彌陀佛，阿宏遽遽走哪！」

阿宏：「哪有恁簡單放你走。」

阿忠：「佢無肉，又齋到會死，食起來無搭無確。」

阿宏：「佢插你恁多，食也正講。」

蝓螺仔阿忠圓身在殼肚，一動也無動，在這阿宏想愛食阿忠个時節。

「喵！喵！」細花貓阿華來也。

阿華：「阿宏毋好亂來。」

阿宏：「你這隻細貓仔管忒多也，走開。」

阿華：「上擺摺佢搶老鼠仔食，無同你計較恁多，這擺阿忠係佢朋友，不准你動佢。」

阿宏胥仔膨大大盡得人驚。

阿宏：「走開，係無連你共下食。」

「旺！旺！」土狗仔阿玉也來搵手。

膨胥蛇阿宏看這情形，幹身就趁走。

阿玉：「阿忠無事咗，好出來咗！」

蝓螺仔阿忠聽著土狗仔阿玉个聲，慢慢將頭那伸出來，並伸出兩支角。

阿忠：「感謝阿華、阿玉你等个搵手。」

另外，脣口个金線蛎阿河同一陣蛎仔帶等蝓螺仔阿英妹來到現場。

阿英妹：「阿忠！」

阿忠看著面前个蝓螺仔圓身係白个，著驚一下。

阿忠大聲喊出：「阿英妹？！」

大家共下拍手大聲喊。

「好哦！好哦！」

土狗仔阿玉：「哪久請佢等食喜酒？」

「佢來做媒人。」龜仔粗皮伯在該片行過來。

阿忠：「粗皮伯！」

粗皮伯：「佢來做媒人，大家有意見無？」

花姑仔阿麗：「粗皮伯！媒人佢來做。」

粗皮伯：「媒人分你阿麗做，佢做麼个好？」

阿忠：「粗皮伯！你做主婚人好無？」

阿英妹：「等一下哪！佢又無講嫁分阿忠。」

花姑仔阿麗：「壞勢麼个，媒人佢做定咗。」

蝓螺仔阿忠同阿英妹在大家个祝福之下，完成這段好姻緣，天時也漸漸寒，到哋寒天，阿忠同阿英妹在其外殼口處裝起一層「冬眠膜」，等明年天氣轉暖。

第 2 年熱天。

蝓螺仔阿忠同阿英妹後背跔等一大堆个細蝓螺仔唱等歌仔：「一儕一個家，行上又行下，無腳也會趲，世界係天下；朝晨來泡茶，下晝食甘蔗，日日快樂行，天下係屋下。」

作者感言

對 97 年教育部所辦个「用恩兜个母語寫恩兜个文學」創作獎得獎之後，再一擺在 98 年臺灣文學獎得到社會組客語短篇小說第 2 名，非常感謝主辦單位為臺灣文學个用心，分全臺灣有興趣在文學創作領域个人有一個發表个舞臺，對臺灣文學个傳承摺發展有一定个貢獻。

對得獎个短篇小說來講，除了往擺个印製成書之外，係講做得配合現代科技用動畫呈現並配音，還辦做得達到厥个宣傳效果，鼓勵越多个人來創作，也感謝各位前輩个支持摺鼓勵，下擺會還辦煞猛創作出越好个作品。

吳聲淼
大印行 業務主任

